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願學集卷五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王時發

願學集卷五下

明 鄒元標 撰

記

瀧江書院記

瀧江自宋歐文忠出而顯至文山先生大顯入我明劉文介錢文肅彭王二殿撰張兼素而重光入其鄉羣山屴崱捧霄一水瀠抱三獅雄踞江介漁人駕舴艋入若

武陵桃源不復知有人間世也者接其人皆負氣岸腹便便譚古先事如數家珍問其俗孝弟力田皆矜重閥閱故吉邑推禮教信義惟是鄉最予過而美之問今昔隆替狀乃晉諸生言曰夫爾鄉先輩名重千秋其靈倘有知乎所盼望後學者不淺今爾爾非學之不懋則振厲者無方乃進諸父老曰夫美玉不琢不成文彩諸士為美玉者濟濟而父老任其學不督責間督責不示之的使知所宗亦惡所稱善教愚意倣古社遺意祀諸大

儒其中令諸生肄業歲序祠祀其間俾知所師承可乎諸父老曰此予夙志也遂庀材鳩工不期告成事祀日冠裳濟濟即三代威儀不加此矣諸父老曰惟先生一言記之俾後學知所嚮往鄒子謹拜手而言曰風之不振吾等之責學之不懋則誰之責歟夫學難言矣一變而注疏再變而制義而學愈漓語以制義外有正學彼必不吾信而今諸士之至止也入必由門門必至堂堂必入室夫學亦有門有堂有室而知其入門也宗廟之

美百官之富其堂奥也曰入室則非達天德未易語此夫子三千之徒惟恐有聞如由止升堂而未入室所稱入室僅僅一顔子顔子之學一則曰如愚一則曰卓爾愚與卓爾是何物哉葢可以心悟不可以言傳余故曰難言也余鄉前輩多尊濂洛七閩為矩矱近新建一倡始知糟粕前聞不知新建所謂知葢經兵戈搶攘百折而証之今之所謂知者特其入門端倪而所云良知猶屬對封有對封則落知識落知識則有生滅有生滅則

不足以言室去新建之旨亦何遠夫以擬議影響推測為知則又不如濂洛諸儒矩矱猶不失先聖禮傳萬一是鄉故崇禮教倘有由禮畀而遡知崇知成性存存者固予所願見而諸先輩及予屬望爾等紹述之意亦不虛矣諸佐助姓氏具别碑

黟縣天中書院記

黟故新安巖邑建館以學則自韓子夢鵬李子希士汪子宗訊寔綱紀之給諫德興祝石林至而顏之曰天中

書院時為陽月節届天中又南當午午文明象祝子意在此越數年黙人士偕汪子宗訊求予記予晉汪子語之曰祝君屬望邑人士意良殷哉言人必本之聖言道必本之天天而曰中九紘八埏悉會於極予試言天義何居汪子起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曰為物不二不二足以盡天予曰不二者何物予試語來汪子黙然乃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生與行足以盡天予曰寒暑災祥憔悴枯槁有時不行不生者天乎汪子又不

能荅予乃晉汪子曰天難言哉謂時行物生天無言可謂為物不二天有言亦可天道非遠降監於人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能知自視自聽可知天矣而世有戴盆望天者語以盆之上有天拒不信設有語之曰去其盆見天矣有坐井窺牖以望天者語以井牖外之天拒不信設有人語之曰出户越井天自廣大矣嗟乎世之學子矜莊嚴哆辨博自矜一知飾一行誇一見皆戴盆坐井居牖之流有能超然常伸首出庶物者

乎諸士勉之時至豐盛矣而豐蔀豐沛誰則蔽之見斗見沫去天益遠豐之不可恃如此當磽瘠之鄉無紛華靡麗蕩其心志之道也甚易新安夙以素封聞處豐豫之地雖欲不自豐不可得也語云以約失之者鮮約要也又簡也約則濯濯皜皜無以尚之之道也直反掌耳不然聚族譚道猶墮世趨以身為壑不知寘於叢棘允無昂首之期即天日臨之沉埋自如予雖未與諸公面嘉諸君勃然有興故以質言進亦以見天之可畏也館

成於某年某月計費金若干緡效勞樂助諸鉅姓及同志別有紀

興安岑陽書院碑記

興安故為鎮自肅廟時始創為邑後先莅兹土者䀢為甌脫民苦無因浙孝豐郎侯來一振起而新之民用大悅三年議移澤宮成而復捐俸更闢岑陽書院後枕危巒前挹翠峯平原膴膴清流瀌瀌遶庭户諸都講至者咸頌侯明德侯意葢曰豫章以學鳴海宇其於道也自

其天性獨奈何吾邑不得耀於光明且兹地故與鵞湖相望前哲綿邈遺響猶存夫使諸士得續先儒芳躅亦吾師帥者與有榮施焉乃屬同志惇友張子道充來請記夫侯濍躬慈心深入士民口碑具在無俟頌述意無非欲子一言以開來學子閲侯會心集剳心捐形較諸從隙光覩天日者大有徑庭子即言能加於侯哉聖門穎悟莫若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聞即不可得而言也夫謂性天而有離於文章則文章為

粗而性天為精道無精粗可聞者即所不可聞者在人善悟不耳顔曰卓爾曰從之末由孟曰躍如能者從之曰卓爾曰躍如者何物曰從之從者何事諸君至止於斯必有事耶無事耶有事若無事耶宜有以自得矣昔江陵為政諸名賢祠館芟夷殆盡元其疏而請復白鹿鵝湖石鼓天真天中諸院頓還舊觀今日盛服先生所在賓實學子人不以為忌諱如疇曩者上之賜也元其得請歸農常欲秉燭末路以報上恩而資鈍功疎蹉跎

歲月姑紀侯加意斯道如此若欲張顔樹頤别有宗趣恐戌畫餅他日有繼鶖湖起者始知道在無言任仁由已天假之緣請事有日亦有相視莫逆於心者乎記以俟之異日郎侯名文焕字景愚浙孝豐人文章政事世稱名儒落成助工員役另有紀

重修陽明先生祠記

庚寅秋予赴銓曹舟過池陽望羣峯昂霄聳壑欝欝青青問之則九華峯予乃躡蹻而登僧來亨指山隈為陽

明先生祠導予遊予至祠前荆棘莽翳堂户傾圮不可

為禮予賦詩寄慨屬秦令君新之令君唯唯會以遷去

留金㓂後來者而繼秦者為蔡君君履其地慨然曰毋

論先生勲賢彌宇宙即吾里先哲流風詎可令澌滅草

莽間為遂捐俸大加修葺堂額門廡仍舊而祭有田田

有志備矣復遣僧來亨者問記鄒子以鄒子故竊聞先

生緒餘予執筆茫然者累日憶余幼從鄉先生遊言必

曰先生心竊疑之而實嗜文清所為讀書録也者故曰

必有錄然於先生學未嘗置念也及戊貴竹留心格物之學語人人殊獨於先生致良知事事物物之間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語有入因嘆曰往儒博物理於外先生約物理於內夫博約不同趨內外不相謀已久約而反求諸身者端本之學也然盤桓日久知與事相持正與不正相敵因讀先生戒慎恐懼語曰戒慎恐懼是功夫不覩不聞是本體又曰不覩不聞是功夫戒慎恐懼是本體曰合得本體是功夫做得功夫是本體恍然曰功夫即

本體本體即功夫離本體而言功夫者是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然心雖自信而於所謂本體者若猶有端倪可即於心未有當也年華浸盛至道無聞每一念及潸然淚落遂時時反觀自訟一旦有契於先生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者遂躍如曰先生蓋已上達天德非膚儒所能窺測然元標從事先生之學蓋三變矣蓋嘗論先生之倡道當時如清風披拂諸君之齊心服刑如羣鼠飲河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已有謂知必鍛鍊而後良者

則不慮而知之說非乎有謂必揭良能始足該括者孩提知愛知敬之說非乎夫知愛知敬者知也能愛能敬者即良能也有謂必歸寂而之感者不知良知之體無寂感無內外而分內外寂感者是二見也有窺生機盎然日以暢愉為得力者不知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未必非生機也夫此於先生之學皆具一體然於世亦各有補予獨怪夫萬物一體圓融無礙之說倡而學浸以偽也夫良知理一也而分則殊體圓也而用則方先儒之一

體也合天下以成其身後儒之一體也借天下以濟其私先儒之圓神也本之方以知後儒之圓神也流於詭與隨藉口交道接禮之說無論宋薛齊七十五十百鎰皆可受矣藉口委曲行道之說轍環列國栖栖依依爲是不脫冕而行非矣藉口獵較猶可之說和光同塵爲是先簿正祭器非矣藉口中庸之說鄉愿德賊味道模稜皆所不計矣藉口泛愛衆之說孔子不必瞰亡於陽貨孟子不必示嘿於王驩矣神出鬼沒朝更夕易夫豈

先生之教端使之然哉說者曰良知醒而蕩非良知蕩也贗儒蕩也蕩非良知也或曰聖賢立教各因其時當時注疏訓詁梏我性靈學者昧反身之學孳孳矻矻老而無成先生一破俗學如洪鍾之醒聾寐其聾而趨之也如百川之赴壑今流弊若兹司世道者宜易其塗轍以新學者心志予曰此非子所能測也孔孟不嘗言仁義哉流弊至於為我兼愛則仁義亦可廢耶聖賢言語無非欲人識其本心耳本心既明即良知亦虛譚也而

何必復爲更端曰然則先生之教卒不明耶予曰先生所謂良知者通天地亘古今徹晝夜一死生賢愚同共非推測影響之知也先生以全體爲知而世儒以推測影響爲知其去先生之教益遠矣良知本庸勿厭常而喜新良知本淡勿弔詭以博名良知本實勿慕虚而譚高子臣弟友慥慥皜皜即聖人復起能易先生教哉大學曰先致其知宋儒曰進學在致知是知非自先生倡之聖賢已先詔之矣先生之祠所至增修而先生之旨

不明則誰之憂乎予等與有責矣祠始議於予師大中丞鑑塘朱公予同年操江元沖張公二公皆當時名臣贊成於下則予同年兵憲玉峯侯君都諫文臺吴君太守滄南何君蔡君下車未幾首先兹典可謂知所重矣是為記

歸仁書院記

湯儀部義仍以詞賦鳴一代其子伯開銳志聖學一日贄而謁予滄如也予語之曰尊公從盱江遊深有契於象外之旨顧性不受羈常托跡以遊於世世鮮有知之

深者子起而紹明光大之尊公明德有光矣伯開起而

言曰不肖之不敢自隕隧也實家大人耳提之力而不

肖常惟學必聚友聚友必有地迺搆一居棠地後為閣

祀先聖其中前為堂又前為門凡數楹顏曰歸仁諸耆

碩秀彥欲商訂疑義共式臨焉惟吾師一言語之予曰

善哉子顏歸仁之義若何曰開遠以學在明德明德在

親民曰親骨肉肝膽形神不分真有天地變化草木蕃

氣象世之卑者相害相賊日尋干戈以傳人而高者固執

我相物而不化夫即賢且知矣天下不賢知者皆吾與也而何以岐為此不肖之意也惟先生教之予曰斯義奥且宏非一時所能竟姑與子淺言之而子姑聽之予常受學長者長者指予曰子心慈而性多忽忽生慢慢生傲傲必至於敗乃德斁乃度遂為世戮民而予不自知予拜而泣下曰先正以傲乃謙之反予今請事於謙長者曰孺子何易言謙也謙者若無若虛成德之稱子今欲益之以議必始於學學方知非知非而後能自訟

自訟而後能知仁知仁則不知人為我我為人常以身為百谷王而人之歸也誰能禦之予復拜長者微先生言不自知迷謬至此所不矢心改玉以負先生者如日然今老矣其不負長者教道幾何渣滓未化天地懸隔此亦惟老而自知之請即以語子子謂何伯開曰謹受教予又進伯開曰歸仁之語自吾夫子一提而孟夫子再發之以民之歸仁猶水就下獸走壙水就下者水之性也獸走壙者獸之性也惟仁是歸者民之性也學

必知性而後能盡性盡性而後能盡人物之性賛天地之化育不知性日與甡甡者游一膜外皆秦越矣此豈飾一知矜一行者能承之乎勉之哉伯開别予執手送之曰予初為子喜今為子危夫子以一少年毅然無前真吾道貴育予能無喜然予見有學道而立於百尺竿者乎昔有一人問道老僧老僧曰子當從百尺竿頭進步其人望百尺竿弁力而升至於巔大喜曰異哉吾所見或問曰何居曰吾見吾山若培塿見長江若覆盂見

人物若野馬絪緼吾身與九天之上者遊匪吾師孰道我迺須臾風起竿仆其人墜地人復問曰何見曰吾見吾山水如舊目前與遊非親則故知也吾身在平地矣雖無前者奇觀然眎貌徧狀則大相懸殊予今登高而招其望加遠得無似登百尺竿者乎願子需之時日與予言實地事此歸仁之旨也其以聞之尊公曰予兩人年相若彼此冉冉老矣木落天空棲泊何所父子閒自相師友而又集以良朋真生平奇緣切無令仁者在側

笑予輩老無所歸也因伯開請次第其語為之記

依庸堂記

予友顧叔時歸里偕諸君子朞朞倡學於是闢龜山先生東林故址而搆居焉堂額曰依庸以書抵友人鄒子為記意鄒子能悉庸義鄒子謹按庸義有二庸恒也有久而不變之義又平也有適中之義惟中斯平惟平斯常惟常斯不變凋三光包萬彙綏九有皆是物也易之恒卦剛上柔下震巽相與而取義於夫婦夫婦之道不可

以不久也故曰常夫抱隋珠和璧者終朝腹枵不如菽粟之一飽也艷山龍火藻藍縷號寒不如緼袍之蔽體也千奇萬狀惆心駭目不如一庸之悠久也雖然庸依人乎亦人依庸乎有庸可依是二之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自少至壯至老死有異乎無異也無異即庸也性也如父子夫婦朋友兄弟友恭慈信自童穉至老死有異乎無異也無異即庸也性也聖人者順性而行者也賢人者守此性不失者也衆人者則迷此性而牿亡之者

也順性而行者不見庸之可依未嘗作而致其情也守性不失者有庸可依反身而誠者也牿之反覆者不著不察庸之體自在也夫子發憤忘食歸本下學上達下學庸之謂也或曰子思發揮中庸中有三達德九經三重諄諄詳摯一庸惡足槩之曰庸斯知斯仁斯勇非庸惡足為達庸斯通諸天下達之國家不庸惡足為九經庸斯為禮為度為文不庸惡足本諸身徵諸庶民故守約而施博者皆庸也曰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今諸君子皆以邃學醇

儒棲遲山林者久不可謂不遯矣悔焉亦未耶曰悔者
心有所係吝悔亡者毋意必固我之謂遯之上九曰肥
遯无不利無所疑也遯而曰肥又曰無所疑是不以知
知不以識識不以見見其指深且遠元其束髮向道而
疑情隱隱老而彌篤視無疑之域尚遠敢曰不悔諸君
子自信而自知之謹攄愚衷為記并系之銘以諗來學

銘曰

關閩之學　粹於龜山　淵源伊洛　吾道以南

近接周程　遠宗孔顔　流風既遠　隱怪是奸
既反中庸　大道漫漫　末路如斯　孰當大觀
繄我顧公　力肩正學　洎諸君子　奕奕先覺
東林故區　罔或不慭　顔曰依庸　如水不槃
庸之一字　義苞玄邈　精金在鑛　良玉在璞
灑掃應對　即聖即神　知者曰知　仁者曰仁
日用不知　是曰凡民　慥慥皜皜　厥惟聖人
聖祖神伏　澆樸散淳　寥寥千古　誰識其真

憶我夫子　發憤真修　下學上達　不怨不尤
疏食飲水　曲肱忘憂　浮雲富貴　性外何求
心通萬古　教垂千秋　一心一德　卒歲優游
繼孔學者　顔氏心齋　簞瓢陋巷　其樂無涯
所立卓爾　如果初荄　欲從末由　撒手玄崖
匪言可億　匪識可猜　德由天運　絶鮮安排
亦有曾氏　號曰得宗　真積力久　默識心通
一唯之下　水盡山窮　豐蔀盡徹　旭日融融

遞相傳授　忠恕為功　忠恕匪它　吾性本庸
彼耽奇者　絶根務華　瞻彼名園　千葉萬葩
朝榮夕悴　觀者徒嗟　惟此常德　宜身宜家
窮居不損　大行不加　誰其直領　以障狂邪
標兹正宗　與衆共持　熙熙穆穆　坦坦怡怡
遊魚喣沫　棲鳥噪枝　何思何慮　不識不知
我無君誑　君無我疑　勿謂無奇　萬古如兹
登斯堂者　顧名思義　人生泡影　浮萍斯寄

匪鏃且礪　胡戚偉器　從兹竪立　慎彼立志
始信先覺　呼醒羣寐　勿參以三　勿二以二
吾道平平　真如嘉穀　精光灼爍　明珠在櫝
放之六合　歛之一掬　敢告同儕　自求多福
一陽初動　天心乃復　景喆無騫　億萬交朂

覺軒記

余既拜是官都憲月林丘公時向公卿間呼余為明鏡
云詰其義曰照一照磨一磨公卿聞之大噱余因自省

曰照者即吾心之覺悟也磨者吾心之克治也仕而有學之義焉私自悔曰吾年且三十餘吾學且十餘年矣覺也果通晝夜乎克治也果終食不違乎思及此未嘗不汗流接踵又因自慶曰吾處遐荒六載功可幷而依門分念時有隙而飢寒動心且譚笑之間娸孼者衆一日之内訛言踵至雖時常杜門而死生禍福藏於袵席其負良時者多矣兹行也天其閔吾學之未就而俾之有成乎遂因以告於公卿曰諸先生無哂丘先生良有

見吾請以覺易鏡之名乎比部有司吾將以覺軒易之諸大夫不復哂雖然余居此官六月餘矣登堂暇每澄神反觀不能無繹覺之旨焉夫人有迷覺有似覺有大覺斯道晰之雖入玄冥邇之不越眉睫迺好奇者忽庸行無當外身以求之是迷覺也迷覺者當食而忘味也似覺者相揣以意相測以識譚之雖若近似探之實非家寶是鑿壁鄰光非無實明終隨鄰光而生滅也大覺者如二曜麗天萬象悉涵靜而常照動而常定無動無

靜乃凝於一吾願學而未之能也思君恩之隆重念名教之隕墜爰繹其義縣之高軒冀朝夕省覽焉昔長安有鬻古鏡者精彩逼人問其故則閱千百年而始見何者深藏不久則精光不發夫吾儒之學凝聚不深則覺性不顯吾願與吾軒終身從事可也同寅二三君子過余曰子所職者磨筭簿籍已耳玆名也何居曰朗鑑高縣明燭鬚眉伊尹任天下之重不過以斯道覺斯民夫余患不覺耳余而果覺達之天下可也於吾職何有嗟

乎世之剽竊口耳輒以學為迂談是猶瞽而無相無感乎倀倀莫知所之也是為記

滁州太僕寺丞廳慎獨軒記

冏丞廳舊有慎獨軒同年友丁右武以侍御直諫左遷是官乙酉夏予以職方郎偕給諫鍾道復侍御田道徵閱兵池河予往訪右武時右武獨宿軒中覩額名拱手為右武賀曰夫人之宰割萬有者非才不達彌綸六合者非氣不充然所以有才而不為才所使有氣而不為

氣所移者則學其本也以君之才氣投之鋠鉅何施不究從事斯義焉是玉以琢而益潤金以鍊而愈堅予將覯君日異而歲不同矣君避吾言而莫逆也詰予慎獨之旨余曰夫獨亦戛戛難言哉有志問學孰不曰慎獨慎獨竊其精神祖學究之常談而真知獨者未之見也夫峩冠博帶必信必果致飭衣冠言動之間者可曰慎獨乎知道者覯之千葉繁花朝榮夕瘁是所謂本之則無如之何也夫反覯內照默坐澄心揣摩意識思慮之

間者可曰慎獨乎知道者觀之萬轉流波遞興遞仆是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也真知獨者天地萬物而非顯見也不覩不聞而非隱微也語獨而慎在其中語慎而獨在其中鄒軻氏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斯慎獨之旨也君以為然否右武曰余未敢遽以子之言為當然是軒故無記請書之與四方願學者就正焉予忘其固陋欣然書之必有豁然而啓予者

操存軒記

職方司管操廳故無額余扁之曰操存其命名之義同年袁子壽氏識之矣雖然其義固難言焉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此孔子之言而孟軻氏引之以為養心者證也然所謂操存者非有一物規規然固而執之為已有也在識其所以存者為何物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已者天之操存也而天固沖漠無朕爾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者文王之操存也而文王固不顯惟德爾善讚天者莫如文王詩詠之

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善灋文王者莫如孔子觀其言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默而識之何有於我孔門之學傳得其宗者惟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正卓爾之地非所謂搴而著之心胸之間者也迺世之膠膠擾擾旣茫於不知所底止即有志之士徇生執有正程伯子所謂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能樂者安在其能操存也嗚呼獘也久矣然則道果有可操存乎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有而未嘗有也道終無可操存乎曰通晝夜之道而知

體物而不可遺無而未嘗無也通於有無之間者斯知操存之義矣愚故曰操而存者是得其門而入者也不待操而自無不存者成性存存者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厥旨淵矣嗟乎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學者必有不可奪之志而後能繹操存之旨

重修臨汝書院增祀五賢祠記

臨汝書院故創自淳祐戊申常平使者馮公去疾祀子朱子其中已毀於火自庚申至辛巳凡兩修元末明初

兵燹之後鞠為茂草嘉靖戊午郡守王公若鼎建南湖
之濱而久且圮桐城劉侯其來令是邦慨然以倡道維
風為已任請於郡太守翁公及督學蔡公觀察王公欲
一新之咸報曰可侯乃筮日鳩工捐俸餼及贖鍰幾二
百緡役不煩民越月告成樓祀象山草廬康齋三先生益
仍舊三賢祠遺意而敦請故學博李君董教事諸士來
游來泳不勝羹墻之思已進於侯曰吾郡諸儒若象山
先生學窺其大真與孟夫子相上下不可尚已草廬康

齋則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崇祀允宜頗吾郡代不乏賢以諸生睹記則有故儀部郎陳公九川初以諫南巡杖而謫既起復以詿誤戍大節凛凛始終無愧則又有故少司冦吴公悌為名令為名御史清風泠泠初終一心總其學陳新建高足吴自御史即薦王泰州以倡正學懿範可步二吴仰遡陸子雖精粗淺深不同其為火傳一而已夫司世教者譬之射然射有的祠其圃也陸先生的而巧二吴先生望的而趨陳吴二先生則又望

三吳持方審固者並諸先生一堂令後世步而步趨而趨吾道幸甚劉侯然其言復以聞於刺史及兩使君復韙侯議而祀典告成事侯乃命諸生李其來徵記予惟斯道在天下猶元氣在人身人身有一毫痿痺則不仁不仁不可以為人諸先生吾道之元氣也作之前者慥慥皜皜繼之後者文質彬彬繩繩相繼侯之為臨汝張元氣樹標的者遠矣葢嘗論斯道本諸身必質諸鬼神無疑然無疑最難言自信其心而後能信天下人之心

信天下人之心而後能信千萬世之心苟毫髪彷彿疑似未能灼然無疑即巳且不自信而矧曰人一世且不可矧曰異世今諸先生上自觀察郡邑守相及縉紳大夫下至里巷無遺議必無疑也可知雖然孟軻氏遡道統五百餘歲論見知聞知寥寥不數人益其慎也語云千里得一賢若比肩然臨汝幅員不數百里上下不數百年名儒林立大都諸先生從淡從困衡百折來益淡為德基而困則德之辨者世倘有入聞吾道而悅出以

紛華隕志者乎則有諸先生芳規在

明學書院五先生祠記

明學書院予友曾直御胡闕忠曾德卿劉文光王君錫所與里人茂正共德而厚其性者也久之諸君議曰不有烝嘗則渙不萃不有先覺後胡以覲我里文山先生以隻手丹心沐浴開闢以來宇宙此千萬世師也次則有文忠胡公銓十年嶺表文忠周公必大獨持斗杓沛縣顏公以身殉難此皆人倫標表忠節煌煌宜祀諸君曰

然已又有進而言者當李唐時詞章溺人端明羅公起而力承正學匡山一席地實為有宋諸大儒前茅祀宜諸君議合遂擇日置木主其中計幅員不數十里更世三朝五先生如泰山喬嶽有目者望而知其昂霄聳漢信乾坤間自有至人諸瞻拜庭廡者咸咨嗟嘆息且曰不圖今日復覩我先輩精爽洋洋在前也祠成諸君子命孝廉胡其諸生曾其劉其請記予嘗謂以文山先生雖祠遍海宇然倘在聖門豈仲由所敢鴈行即從祀孔

孟亦禮之常迂儒又從而繩之則學必外忠孝而後可
矧先生崎嶇波濤風浪萬死一生中於性體未嘗不呈
露也難言矣如周益國獨証心宗端明之恪守殘經如
胡如顏正氣猶生此其神必上為日月星辰下為川瀆
河海豈以一祠為重輕而諸君必以是為重者盖曰夫
學豈有他從君臣父子昆弟朋友為基若五先生有一
不盡道其間乎懸祖父像於庭者拜而必潸然泣下有
不泣下者必非肖子慈孫五先生吾里祖父也貌而感

感而敬敬而思夫感所以興也敬所以肅也思所以齊也不感則褒瀆不敬則惰慢不齊則無儀其義何則焉此諸君子意也或曰里名賢後先班班五公恐不足以竟仰止之思曰前之哲範已得其宗後之微猷方新未艾天地之數五位相得有合成變化而行鬼神吾敢以五先生概兹地也或又曰學在明明德諸先生大者以忠節顯吾聞天德不可為首於義何居曰明德如明鏡然萬象聽其自取諸先生亦偶因其所至迫而應之其

心非必以忠節顯名於來茲也諸君惟究所謂德者何物明明德何以明實有諸已即窮而抱獨以老達而寸心無疚其死生進退時而出之渾然無跡是即所謂無首也諸先生遭時之難以地以時以義不得不爾而後儒復求之深則所謂聖人無死地者斯言真欺人哉為吾道害甚大予因諸君子命敬為述其崖畧雖然諸先生精神洋洋上下左右若或見之予懼駿奔執事者精神不足對越萬一而暇為諸先生揩一辭也

前雲南左布政詔贈光禄卿波石徐公前給事中尚寶司卿兼監察御史孺東徐公祠堂記

益信州貴溪有兩徐公其一為滇左轄死事贈光禄卿徐公栻其一為前給事中尚寶司卿兼監察御史徐公貞明此二公者皆人傑也光禄公少即摳趨新建歸依泰州而學大明仕而學大行官左轄覲土酋鑑之不臣也身先請纓冒鋒鏑死無尸褁革有魂歸塟遐方人士至今悲之少卿公幼禀水部家學為循良名令官給事以

護忠諫謫既起憂東南民力漕輓之困西北水利當興胼胝畿内外者數年而未竟飲恨卒視民饑溺盡瘁以終海内人士至今悲之元其常侍罪黔竹一日有黔州士述光祿開講時聞鳥鳴問諸生聞否諸生曰聞既鳥聲息又問諸生曰不聞光祿語曰若是是以境聞不聞也元其惕然有省如侍函丈既接少宗伯孫文恭乃公所造士口公教不忘而符卿在都門時元其得接銅梁張太保張自塞上入掌大司馬曰孺東聖賢中品予曰何

曰予覩其曉夕櫛風沐雨崎嶇泥濘蓁莽中者手不停指揮口不停畫諾而露處招提古廟飢餓者為常予每一見之輒心折淚下二公元某得之聞且見如此先是侍御安節吳公還朝請謚光祿公而元某謂符卿意欲為國家開粒食之原其功未成其志可念宜褒恤光祿謚不報符卿公贈得旨而未行元某常念及信州輒以世無有心人二公淹淹泉石矣天啓我邦丹陽姜公以叅知來署督學政顯微彰幽下令郡邑曰吾聞死勤事

者祀勞定國者祀兩徐公一爲封疆死一爲國計死又皆皭然不淄即不死宦績表表寰宇紀在太常奈何以桑梓壓此明禋報典非所以彰忠節樹來範乃捐家囊中金爲倡郡守某公邑令某公各捐金佐其成祠成命教官吳某請鄒子爲記鄒子曰公斯舉也葢備救世之善物焉當光祿公誓欲滅賊時有守土臣利賊賂洩軍機於鑑有備而光祿公遂㘨符卿公聞傳御史下獄徒步護御史已偵者至問主名諸人鳥獸散獨徐公曰聖

朝無殺言臣禮上如問請以徐貞明對人臣職在封疆則死封疆志在經綸則死經綸二公誠得死所矣回首受賂鳥獸散安在哉且光禄公丕闡師傅符卿克承家學是可以作孝可以勸忠可以愧貪鄙地下過二公祠者可以興矣或曰光禄當沉幾深謀不當輕身挑敵符卿議論鑿鑿施行未竟不知使六詔雄藩至今奸宄潛消光禄一死之力今畿輔粒食如東南恨無有人繼徐公志者誰之賜哉故翩翩鴻鵠暗於燕雀蹇蹇王臣短

於宵人從古然矣非我祭知其誰開萬古之睟而揭吾道之軌宗斆祭知功在斯文者不可世計矣爲迎送神二章俾歌以祀

徐公迎神曲

月有光兮夙有翔坎坎擊鼓辰之良威武不屈楚臣鄉時不我與心孔傷下與濁世掃欃槍爲國深憂計且長奠桂醑兮斟椒漿歌以迎神神䫻駕雲爲車兮風爲馬靈刹刹兮其嬖下

徐公送神曲

皃在豐兮鸞噦噦公尸來兮燕無旣載德音兮何秩秩
風鏘鏘兮鳴鞳鞞赤心鼎鼎貫天心用告虔兮禴唯祭
金奏瑯瑯禮巳備歌以送神神貺崇永流洪慶出無蹤
唯所駕兮駛雲龍

兵部左侍郎誥贈南京工部尚書許敬菴先生

祠堂記

自東魯振鐸濟濟雲從至戰國而始有子輿氏提仁義

以懸衡宇内說者推尊孟子功不在禹下嶧山絶響而漢而唐雖有董韓二子言大近理而若滅若明未能使吾夫子之道如日中天天開皇宋周程張朱陸楊夫子輩出闡繹聖真當是時其說各不相下周之太極程伯子識仁陸子先立其大楊子發明陸子其與伊川朱張之緒稍稍分馳然由朱張而步趨者各嚴關鍵飾藩籬人無得而間之我明功令獨揭朱子示的益其意若曰寧使學者有所持循不失之過無使學者馳騁高遠流弊

無窮顧朱子格物一語以隨事格物為解未免棄内殉外之獘河東餘干確守前説至陳新會氏坐証陽春悟自然之宗天下士嚮之若赴又最後有王餘姚氏起困衡龍場悟良知之竅大旨宗陸子而雄鋒朗暢足以發舒其緼始與朱子大相徑庭維時諸元老宿儒始聞其説而駭各著書爭之力最後有二三元夫力宗其説然其功行又足取信天下而諸所夙聞習見稍稍見詘然使皆如二三元夫功行足取信天下何説之與有顧其

流至潤畧躬行於是人羣而譁曰新學故如是而湖州許敬菴先生生餘姚後數十年始而從唐一菴先生學一菴躬行士也既而偕諸四方宗宿學先生於諸學且信且疑終而與王學又若分而馳先生自得不可得而窺然予嘗有云學無可見見之於行先生褆躬自少壯至白首確守先程郎銓部晉京兆少司馬浸浸顯矣而所至以方正齟齬歸方其齟齬也天下人忌之既而復用也天下人信之今先生没也鄉之人羣思而祀之可

見先生之真而人心之同矣或有疑先生學少滯方隅不知易之道有員而神者有方而知者先生其方而知歟不必言論一一與餘姚合然餘姚學不可無先生謂先生有功餘姚從此上追闕閫以遡鄒魯也故宜先生諸門人思先生功德剏祠祀先生以鄒子故嘗薦先生於朝又叨同志屬鄒子為記鄒子謹述其崖畧如此然先生生平懿美善政悉未詳姑載其有關道術者如此落成歲月別有紀敬系之銘以諗來學銘曰

星聚奎朗　天祚皇明　代有耆儒　應時挺生
猗歟許公　嶽瀆鍾靈　噦噦九苞　來儀於廷
筮仕水部　惟慎惟清　蔚有令聞　言司銓衡
歸依子舍　朝夕二人　權臣撼之　尼公於行
憲公五嶺　克詰戎兵　公曰往哉　豈憚遐征
鹺司冏寺　跡寄如萍　量移午曹　旋領專城
刺史督學　名實益宏　特簡京兆　人慶泰亨
而急友誼　遂謝簪纓　再起再陟　持斧八閩

吏憚民安　海徼敉寧　入領廷尉　議讞惟平
南北樞垣　耤公匪輕　資深望重　為世名卿
修謹端嚴　日朗月澄　而公高蹈　屢疏辭榮
優游林下　葆粹含貞　門盈綦履　麟振鳳鳴
卓彼新建　良知度人　如彼含筏　以度迷津
公懲其溺　潛心於冥　吾斯未信　匪曰吾爭
言必規矩　行必準繩　上知可知　後學可承
孜孜矻矻　寧獲我心　操存匪懈　不緇不磷

世有操戈　寧固吾閎　吾閎既固　誰其敢攖
儒門家督　王氏忠臣　功在斯文　希蹤闕閭
朝之蓍蔡　世之典刑　名重東山　佇膺弓旌
云胡弗造　一夕而傾　士民無祿　王國失禎
濟濟諸子　用想德音　刱祠肖貌　茗雪之濱
言采蘋藻　朝夕薦誠　公形雖往　公澤惟新
圖書永閟　庭草時春　流風懿則　千載不泯
琢辭銘石　以昭道真　高山仰止　來者服膺

南溪蕭氏總祠記

縣泰和三十里至武山山畔田疇膴膴雲樹蓊鬱居址繡錯十餘里是為南溪蕭氏其宗代有元夫如少師公輔弼熙朝給諫侍御郎署郡邑諸公表著者數十人即布衣博帶士以孝友著稱者亦纍纍讀五荆駢義二傳可鏡已語云根茂實繁夫蕭之林林總總以紱綏詩書為郡邑甲族者豈偶然哉蕭故各有祠然各祀高曾祖三代者而始祖大承事公則未有祠昔少師及諸君子

欲祀始祖議弗克就予友希高蕭大夫官白下時語予曰子歸乎予將有事始祖祠而何以官為是時公以雄才偉畧當路交章推轂持鉞塞外予特謂公寓言耳不謂公明年果拂衣歸又明年春公扁舟告予曰予儌天之幸一舉念族從者如雲祠成有日矣子為我記予未之應也秋予訪公登公祠會闔夫氏以易魁省闈諸族衆咸集者碩青衿雍雍循循觴予本始堂上予閱之後為寢室明有尊也左右有別序昭穆也中即本始堂堂

五楹又東西為長廊又前為門顏曰南溪蕭氏總祠規模宏壯言言翼翼後枕錫嶺面挹鶴崗武姥玉華樓岡嚴岩左右回環晨夕雲物爭奇獻彩薿天欲熾昌其祚故玆地若為之效靈也者亦奇矣予觴罷進諸長老言曰諸公知本始之義乎夫蕭之子孫蕃衍碩大大承事公固其本始矣夫相沿世數不知其幾諸公忽聚族有本始之思斯舉也則孰為之本始乎予聞先正云有本也者有未始有本也者能知未始有本斯可以語本有

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能知未始有始斯可以言始葢所謂未有本始也者何思何慮天然自有非作意而為之也凡作而為之者久必衰意而為之者渙必散即以倡一人且不可況聚族乎希高氏以不容已真心為族之人倡族之人亦以不容已真心為希高氏應自承事公迄今日直一息耳諸長老曰然復進諸青衿言曰人力强壯氣息周流血脉暢洽及稍有間隔而壅閼隨之人之睦族也亦然夫爾宗之所以通其氣息暢其血

脈則大夫之以也大夫出而流芳譽中外歸而廣孝思祖考仁哉大夫無負於學矣繼大夫有作者則諸君之責也夫登斯堂也須倡所謂宗人者事亡如生孝思之意儼然如在諸君倘不心大夫之心思吾身所自始者共以培其根而達其枝脫有壅閼之患即三家市且不能理矧曰天下與國又惡所稱諸人士諸君勉矣仁天下與國自家始諸長老躍而言曰于大夫之言有當也請書之將勒之碑陰予遂退而述其語以畢大夫命其

捐貲助修及落成歲月别有紀

經德堂記

崑陽蕭公為諸生時方假寐夢一翁白衣長髯盤空而下告以貴徵且告以居處四野曠朗松竹鬱葱心竊喜而覺亡何以壁經中省元及踰數年令粤以軍功顯蒙上賞將賜金購隙地闢蕪芟榛符夢中所見公益神其事乃為屋數楹後為賓綸樓前曰經德堂負震抱兊澄江淇塘武姥雙華縈洄聳峙居之左右者目不停披也

堂成而問記同舍郎鄒子鄒子進公而語曰公家先世不治居室欲後人師其儉者而公以是名堂其有說乎公曰予家世書余獨有味於經德秉哲之旨葢自余潦倒一經攻苦食淡藝不售於有司貧見詘於偏謫而不敢以貧賤隕吾志焉已仰祿為令席未温旋奉檄監軍崎嶇山嵐瘴霧搶攘干戈旌矛而不敢以夷狄患難二吾心焉予治斯堂葢上不敢隱君之賜下欲使後人世守秉哲不變之義余乃揖公語曰公所謂不變者亦知水與

金乎水之赴海排龍門觸三峽汩汩滔滔澒洞無涯所經者幾千百折卒不變者水之性本下也金之在鎔或方或圓或為尊罍或為盤盂卒不易者金之性原剛也夫德豈異是哉可貧可賤可患難可富貴卒不變者德之性本一也故曰君子無入不自得德者得也非外爍我也雖然是德也散之為萬統之惟一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知一則所謂曰知曰仁曰聖曰義曰中曰和者皆一之所流也而世之論德者吾惑焉鞬内者室外鞬

外者室內於吾夫子所謂合內外之旨若兩持然甚至援大易直內方外之說以增其解不知先儒云以敬直內內斯不直以義方外外斯不方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夫由習而利者其得淺不習无不利者其得深淺者由人深者以天非知德者孰信之余與公同舍公常語及生平所經至欲涕泣而世方倚辦甚急其艱鉅之寄未涯也茲惓惓斯義吾知不至六二不習无不利之域不已矣余閲士縉之家父初為兒也口不飽

糠粃身不敝裋褐居跼蓬雚及其顯也而其子口厭粱肉衣厭紈綺至以雕梁為虛舍彼豈其無所經者乎善乎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而韓昌黎氏訓子曰殷勤數十年始有此屋廬夫韓氏山斗大儒豈以一居為念者哉厥意微矣登斯堂者尚念公締造艱辛而咸有一德斯於堂構之義不虛也夫

思親軒記

西昌蕭閣夫氏顏其燕處曰思親軒過予曰道光不幸

十二齡而失先石栢府君又五年而失先慈妣劉孺人益予先君幼授一經垂成而病遂督家政然以孝友著閭鄉里事惟府君言取衷舊令山陰祝公遴鄉有行誼者四人為里正優以殊禮府君與馬先府君雖棄儒而喜儒凡族子課文藝必親為贊襄喜見顏色至子夜不休人曰得無疲乎曰此吾家箕裘不疲也族儒人人樂附君曰是夫也不於其身於其後矣臨終目道光曰孺子可教惜不視其成已目先妣曰得兒服儒衣拜墓即死

若生遂卒母益吾邑世家先府君卒督道光學益急乃不幸又卒臨終惟瞋目曰顧予為好人吾與爾父瞑矣道光是時聞父母言泣而失聲然未知言之痛也獨抱遺經伶伶傳傳每對斯軒如吾父母存焉嗟乎日月悠悠我思難泯願先生一言記之予進閭夫氏曰君名籍賢書尊先君亦爽然冥漠予無得過憂閭夫作而言曰夫一賢書足以報先府君進而道光心愈慼耳鄒子聞而喜曰善哉子之言也士方窮阨時則憂憂則思思則

遠恒情大抵然也履富貴而不忘親者我思古得二人焉子路重茵列鼎不忘負米之情梁公式瞻白雲遥增親舍之悲此二君子者今古以為純孝然二君子學有本原勲揭海宇非屢屢以思親顯也子路得聞聖教為百世師梁公反周為唐回天浴日功烈爛然倘二公者業學無足表見即思親庸何益乎夫子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子不忘親乎則願愈力此學進之而事君又進之而使民不忘親即不忘君不敢薄其民使百世之下

知石栢君有子為名儒而融忠孝為一致是軒與由之堂狄公之雲何先後殊耶予幸圖之闇夫起而謝曰道光不敏敢不請事先生書之用永孝思

彭澤艤舟記

予癸巳五月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太安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予舟泊邑城取夫會郡丞署篆他之邑簿尉相次謁予心懼母舟埜泊欲亟得夫辭簿尉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予計無

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予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予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遺祥刑要覽一册然予悔不能已先正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予學素以理性為主玆詞暴氣麤恐不可令知者見也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如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予遂為世戮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俟

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記之以昭吾過不然與家童有喜心者何後先焉

池州競渡記

予癸巳四月廿日至池州使入城取夫有競龍舟者母太安人窺而喜予取鸞酒勞之去復再至母心嗛前勞未足予再取銀勞之舟人浸浸大喜去官舫里許亡何報舟覆予睎之人頭與波上下有抱鼓與波浮者有扳舟者各漁舟爭救得廿餘人覆者凡九人須臾起不可

生矣予退而思之是予之過也夫見利而趨獲利而滿此庸人常情予以利勞之安知不動其盛滿心乎夫履盛滿而知懼者惟有道者能之彼既不能則惟有殞身而已池州守何君舊同寅出拜畱酌予愁聞江上哭泣聲别去囑何君曰宜厲禁之何君曰前舟覆而後舟躍然往彼豈以是為死所乎明日之安慶龍舟蔽江競江心三十里而返數近予舟覰而不旌葢予恐待之有情而懼天地以無情應之也人待之無情安知天地不以

有情應之乎雖然厲禁之為民父母宜爾或曰故以是逐疫不則民艱孔棘嗟乎此俗相仍耳予之郡邑叢山複嶺多矣遂不逐疫耶此邪説宜絶之為是

明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員外郎顯考雙崖公壙

記

先府君自前岫遷葬白沙在萬歴丁亥巳酉月時元標方以吏部郎請告家居庚寅夏奉詔起原官元標以十月赴任調文選司忽奉旨調南該部以職方請不允再

以儀制請又不允奉旨著于刑部用給事餘姚楊公文煥
御史順天何公選爭之落職太保石公星言元標不當調
南得嚴旨公卿愕不知所從元標懔懔天威依棲南刑者
二年巳推大理丞尚寶卿光祿少卿應天府丞陜西督學
俱用陪者給事寧國顏公文選言其當重用謫外任遂以癸
巳報滿歸是時例得恩典贈府君元標知陰忌我者正銳
恐從中梗進退維谷遂以病請奉旨准沿途調理再以
乞休請部覆不允未得旨元標遂堅卧家山矣戊戌季

春妻江氏安人卒越九日母太安人羅氏長逝元標昏迷中蒙恩陞南京刑部郎中旋推大僕少卿奉旨另擬元標遂以考滿進陞例請得贈府君承德郎南京刑部員外郎旦夕營營惟宅兆未卜廣延諸善堪輿者僉謂原塋太昂而露兄弟協謀遂於巳亥仲春壬申日丑時再改塋視原穴窩而藏乾亥山巽巳向仍之嗟乎先府君棄元標兄弟春秋忽忽廿七年以府君沉修名儒有子從大夫後府君不得沾一祿養元標腐心雪涕常思

得一當報國竟府君志以賦性伉佷不諧仕途三仕三黜府君自幼以忠勗元標謂何不孝不忠如元標擢髮難數雖然腐儒寸心決不以升沉易態兢兢恐負府君庭訓或可贖不孝之愆萬一且今日得再安府君地下者孰非國恩與明君之賜也感今追昔系進退之悰如此

明勅贈顯妣羅氏太安人壙記

先母羅太安人以萬歴戊戌三月十七日終正寢元標昕夕皇皇惟大事是圖偶漕坪張氏出山圖求售予按

圖蜿蜒環滙遂捐俸易之諸形家咸以為善元標兄弟以己亥六月中旬丙申日奉母葬馬山前即張氏左草溪項右朋方朱人烟鱗集雞犬聲相聞其鄉多麗眉古衣冠醇如也元標念邑城去茲地百里而遥乃吏徙居廿五都水田可半日至自歲時拜掃外猶得數瞻視焉嗚呼吾母精詩書通大義元標遠擯九裔人情洶洶吾母氣不可奪類偉丈夫及蒙詔賜環數年憂悲挫辱毫無芥蔕此雖素學問知義理者或未之能又性慈見元

標出語傷人輒教戒婉諭之生平不忍傷一人害一物有飢寒而來訴者周之則喜違則怒母氏聖善無媿古大家獨元標兄弟學行不力不能俾母有聞耳母亡三月元標陞郎中得請勅贈為安人制曰蓋以菽俎而致親一日孰與國恩而致親千祀乎故遡源於荻畫必徼寵於芝函爾羅氏乃原任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鄒元標之母心通圖史動守箴規育爾嗣人慈而能誨爾子以直言蒙難爾無戚而怡爾子以司

諫起官爾無喜而懼惟曰其保終譽其迪吉康今茲姱節修名其誰非令母之教也是用贈爾為安人片言華袞雖玄扃其猶賁承之益殊恩也夫以二十餘年所得奉吾母者徒以愚闇所至齟齬捧讀王言潸然淚下吾母英爽無間幽明不孝餘恨或可釋萬一云爾謹技淚書壙內尚俟名世大賢以彰母德地在三十五都名飛鳳形壬山丙向兼亥已

勑贈安人賢妻江氏壙記

此吾妻江安人壙也吾妻棄予在戊戌春己亥正月蒙
勅贈安人葢殊恩云李獻吉誌妻左氏及結腸篇讀者
擊節左氏相獻吉以户部下獄及潯陽對簿時事獻吉
下獄未幾即蒙孝宗敬皇帝釋放督學憲臣與御史相
阨縱不直不過罷官耳而獻吉思其妻至欲結腸又楊
用修太史夫人寄永昌詩海内聞而酸辛夫相門冢婦
思夫戍非從夫於征者此二婦睎吾妻使身偕予茹荼
蟲蛇草露中生死難易何如也李楊二公以雄詞高一

代故兩賢妻懿芳流播宏遠予藻思不逮二公又秘不以語人負予妻矣北門大夫入而徧謫呼天自天予妻事予如死生如貧賤如患難憂戚二十年䧳穆如一毫無後言予得以一意徑行無纖毫罣懷抱又往覲南都新鐫烈女傳詎以吾妻為周予曰此詎妻聞而曉予曰即不詎何益予聞其言較之古截髮短衣與夫並耕藏名者何先後殊聖人而作即以吾妻繼國風亦無忝矣嗟吾妻溫惠淑慎樛木之仁宜有後永年乃産一男夭

年僅四旬世之悍者妬者躁戾者髮白垂垂兒孫濟濟
豈天所與者在彼不在此故有所靳耶是皆不可曉予
每思之輒不欲生同年羅給諫一日曉余曰吾輩出世
豈一人一事便了此生予踰其言輒不敢念及今吾妻
塋聊為書壙中之石如此其詳具載行狀誌銘中墓在
五十六都小陂飛鳳形子山午向虛左穴為予藏骨所
安人諱坤並生嘉靖巳未六月廿六殁萬歷戊戌三月
初九葬萬歷巳亥十二月十八塋之日宣揚制詞肅將

皇命則毘陵周侯名士龍起家戊戌進士同至者署教諭事舉人楊君開泰撫州人貢士訓導施君寄廬州人縣丞唐君一恭義寧人主簿邵君璟鄞縣人典史阜君宗海莆田人

三節坊記

聖人作易曰順性命之理則無之不順可矣迺又曰易逆數何耶由巽自坎艮而至於坤坎陷也進之而戰則乾矣陰陽數窮萬形凋落造物幾於滅息又進之而坤

坤以長養為義天地生生之意始絪緼于不窮葢造化之數以逆而極以極而養以養而盛不逆則其含也不弘而其發也不光且大故逆者順之徵也夫造化且不能違況於人乎予于陽羨三節母有徵焉三母者其一為御史吳公達可母屠氏禮部主事吳君正志之祖母也其一為封御史湯公鍾壽母王氏御史湯君兆京之祖母也其一為封知縣陳公一經母邵氏今禮部主事陳君于庭之祖母也皎皎冰霜天日為昭勁節同遺慶紹

弈冠緌蟬聯啓後同帝命斯皇璀璨王綸詔旌同陽羨彈丸地耳一時幽節朋植餘芳紛映凋草木之色而閟川瀆之祥如木難拱璧駢產崑崙之墟亦奇矣粤稽諸古有形捐而後蔑有聞者求與毋匹休者未之前聞考之載籍惟列聖繫節義可繹思焉節前三爻曰不出戶庭不出門庭曰不節之嗟悔吝種種三毋當日一死酬夫者以之後二爻曰安節吉而承上道曰甘節吉而往有尚聚順咸宜聖人無一凶詞侍御儀制今濟濟致身王

家者以之益三母在險中如一葦洪濤罔知攸濟聖人不得不憂其危厲諸君子在險外如霽日融謞百卉皆春聖人不得不嘉其盛際曰上九亦出乎險矣聖人又曰苦節不可貞嘆其道窮何耶曰此聖人嘉其盛而追憶其苦節者言也易道尚變不窮不變不變不通不通不从三母或斷髮毀形或持刃明心或頸血濺地窮矣變矣變斯通通斯从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宜哉三母化逆為順茹荼如飴以母道而兼父道諸君子順不忘逆

狗國忘家以臣道而光子道非深於節者不及此觀風憲臣當順境中風厲母行為天下後世芳瞻不獨徵母儀亦可勵臣節矣嗟乎吾人參天地光日月惟此真心耳是真心者金石不得比堅松柏不得比固不以色奪不以聲移不以世味汩三母有目不知有色有耳不知有聲身若枯株而不知有世味默默獨全性命之精使為偉丈夫任道履危其深造建豎不知何似吾儕覩斯坊巍峩當翼而趨俛而思曰日享百順得無有叢孽深

慝者隱伏其間而困窮拂逆中吾性與命安在有逆而能順順而養且盛出坎而入於坤則斯坊助流風化良不淺鮮若三母弁髦生趣安有千載一槩有無何足重輕元標寧以世間語為母頌承諸君子遠命為記聊為發其大致其以覺世之具有真心者諸公名姓及落成日月另列碑陰

問津書院記

夫聖人之道無微弗暨雖俎豆遍天下一遊憩處猶切

羮墻之見人心不死夫子萬古如生也即一問津處可見已兹地自元宋來代有祠久而圮明雖有祠而湫隘不稱頃侍御彭公昆仲及諸生蕭繼忠等入而舉祀事四顧愀然曰此非可以妥吾夫子之靈謀新之詘於力以告郡太守王公太守曰此司土者責遂捐俸為倡司李許公及郡邑佐之侍御黄公吉士適在里捐重金佐之成後為殿祀先聖中為堂前為門左為祠祀諸有功兹土而右祀諸有道鄉先生至止者顔曰問津書院歲時

祀罷羣諸縉紳及弟子切磋於斯甚盛舉也走使問記吉水鄒子鄒子半生泛浪墮落迷津不知凡幾而何能有所發明以復諸君子惟是思吾夫子覺時之心甚切問津之意隱而不發而長沮以夫子為知津亦不言夫子何以知津子路又不究長沮何以知津許夫子乃再問桀溺溺以避人避世為言其見去長沮遠甚夫子不得不明言吾非斯人之徒誰與則直示天下以通津而億萬世不出此彀中也夫人在盎載中乾父坤母民胞

物與故曰仁者人也天下寧有孑立之聖賢哉夫旣
無孑立之聖賢窮而親師取友以明斯道達而濟濟師
師以公此道皆吾儒分内事此彭黄諸君子之重興斯
地而皆以竟吾夫子津津覺世之意也諸君至止其思
我夫子當時與子路依依棲棲不得行其志於天下一
師一弟周旋不舍乃托之乎沮溺窮而無聊之情可悲
也又思一片榛莽地今鬱為文明之場縉紳結轍吾夫
子精神如聚一堂可幸也又進而思夫子於時有顯教

有密教顯教如問官問禮之類是也問津一語則密教矣上接精一之傳下衍一貫之緒所謂曲而中肆而隱者也往過來續越津者不知幾許獨許夫子知津其必有所指而不可以言說意相求者可參也聚而問問而思思而知津塗不遠舉足便是諸君子開茲堂與之意不孤矣昔魯哀公問夫子鄙諺莫衆而迷今寡人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何也夫子對舉國盡同季氏與之同辭是一國為一人君雖盡問境内猶不免亂也夫問一

也哀公問而愈迷夫子知而不迷莫迷於魯莫迷於天下可知知楚之津知天下之津可知長沮猶溪澗之水儘足自濼夫子如海濵以藏疾為牘以含垢為大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為壑予甞謂長沮接輿荷蕢三人者深知夫子一以鳳稱一以有心嘆一以知津許長沮之知夫子可知特其道不同故不相為謀耳兹地去黄百里許二水縈迴書臺墨池頹巷東坡遺蹟爛然在望先是耿恭簡公每至輒徘徊不忍去欲有所剏不果乆埋

荒霧中一旦濯而新之非王公及彭黄諸君子為政誰復能識其大而開來學哉王公名某字某號回溪浙江永康人辛丑進士

正宗會館記

晉吾王公為孝廉時力肩斯道一日偕友人之赤壁嘆曰蘇公兩賦與山川争雄鬬奇來游者風流蕭爽蕩人心目然吾儒有向上一事昔人謂吟風弄月三三兩兩在舞雩間正當於此研究東山皓月寧少酸儒片席偶

從左隅得地名水月灣相傳為修玄洞外隱中曠可數十丈湖光盪漾山色映眸與赤壁同即蘇子謂水落石出磳磴若虎豹垂蘿百尺容不能從是也先是有結菴禮佛其中者王公易之斤莽披榛為樓一祀濂溪周公及二程先生盜曰濂溪楚産二程則産於黄陂者顔曰正宗會館館始辛丑春落成丙辰夏諸君子來遊來泳絃誦洋洋盛矣王公屬鄒子記其事予惟道無方無體從之末由未始有宗此見道語也入道者必先定其宗如人之

有祖禰子孫必曰某吾宗也仁孝之心生焉周子特起舂陵開有宋道學淵源二程師周子而光大之正楚宗也太極一圖或者謂周得之彼時辨者蜂起然予謂主靜無欲二語即千聖不能易程子識仁定性書布聖津梁亦侯之千聖不惑徽但為楚正宗葢直接堯舜孔孟之宗矣學者肯從無欲主靜識仁誠敬存之之語一凝神焉始知吾宗之所昭垂者如天如地如日如月雖欲不為孝子慈孫以振其宗不可得矣或者謂兹山以蘇

氏顯洛蜀角立之指不無異同不知蘇氏亦非流連光景者比蓋其生平崎嶇瘴烟蠻雨中亦洞朗豁徹超超玄箸特不欲為禮法所繩耳不知程子所謂誠敬存之之語正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之謂蘇氏未窺程之深而角立者亦門庭之過也昔也角立於朝今而合併於黄雲屋相望蘋藻薦馨風恬波澄當一笑而俯仰人代悲滄桑之何常證人我之無著矣登斯山者何洛何蜀天之與我本自廣大本自高明有不以身肩千萬世之正

宗哉人亦有言無形者物之大祖無音者聲之大宗其子為光其孫為水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毁即周程蘇子同此光也同此水也吾儕與周程蘇子亦同此光也同此水也此亦萬世之一大宗也予昔同恭簡及諸寅入朝恭簡曰此一行也獨則跬步為勞衆則瞬息而逸甚矣得朋之樂也晉吾玆舉得恭簡之意黄人士其思以共衍火傳無令晉吾王公有獨復之嗟也

碑

澹臺祠碑

夫陶冶人羣淑世軌物孰有踰學哉學者覺也懵然罔覺者則以不學之故天不忍斯世斯民罔覺也常生仁人君子以肩其責仁人君子睠斯世斯民有一人不覺曰吾之責也必思範圍曲成之而後已伊尹欲以道覺世懷一夫內溝之恥彼非哆言也其所覺者大也豫章中丞王公自下車守南昌至今官二十餘年矣所至清風凜凜民則而象之頃自滇撫來不動聲色民在春臺

玉燭中者六年一日時與諸士師弟子以所自得者誨若家人弟子然諸士師弟子就公如冬之日不忍一時不聞公謦欬公察其可與語也乃檄諸士師弟子曰豫章文獻名區開其緒者實澹臺一人祠舊祔墓側甚不稱崇先尊賢至意巡東觀察别署廢且久密邇宫墻宜祠祀澹臺其中以崇仰止於是檄郡邑剏祠凡三楹後為寢室主祀澹臺中為堂前為門廊繚以周垣言言翼翼公復慮會無資也又為計費年可得百餘金而歲請

有道術先輩者為政法制纖悉備具無遺諸士紳走而告曰夫公加意斯道爾爾我輩不齊心淪衷以先公盛舉者如日於是月有會四仲則舉大會會之日諸藩臬使君至郡邑大夫俱臨肅公主盟馬公至即矢言曰佐不佞不足塞諸君厚望然於此學素不敢用奇詭出一危論駭世惑俗竊嘗覩先賢之論學曰賢賢易色事君事親交友兢兢何詳摯也理即實理事即實事未嘗譚虛襲空以為抉千古秘藏諸友處而敦實行出必效實

用斯不負此會真意夫闡明性體究晰淵微豈不纚纚聽聞然上達天德孔門自顔子下不多見焉今顔氏何衆多也且吾夫子不嘗答問仁問政問孝乎各隨其性之所近引之未嘗執一切示初學而教之躐等不然言無極足矣何以又言太極言圖書無文足矣何以云言之不盡盖無極無文所不得言也不得言者俟人之自悟耳言甚辨諸士紳恍然如從蒙霧中覩青天之劃然朗也各欣然得所欲去退而曰二十餘年在公宇下以

公能君我父我令公復以正學示我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惟公有焉同志以公澤不可諠也屬鄒子碑鄒子曰公之言真吾道之著蔡也夫昔元其弱冠歌鹿鳴即逐隊入豫章會既入仕復偕數君子為心膂交當時聰明才辯者何啻數百家然求可師百代者數君子外無聞焉何也彼譚虛也虛不可執也譚空也空不可摶也湛湛長天虛空無象而四時行者行生者生人俱從行者生者游衍不能從虛空處厝一語吾耳目所

習見習聞以為虛靈券者惟子臣弟友慥慥皜皜為証故能飾之昭昭不能飾之冥冥惟掩王公大人一時之耳目不能欺里閭愚夫愚婦千載之真心匪我公其誰揭斯道之正鵠哉世所稱澹臺者卒未能得其解也曰行不由徑徑非小路之謂葢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者如多聞多見飾一知矜一能以自誇於世之謂也澹臺學見其大一稟性靈行天下之大道故曰不由徑世慕大道者多忽小節澹臺公事必見是不忘情民隱以削

跡為高矣惟公事乃見是不染塵情以進迎為離矣廣大精微政子游所取夫子所嘉不然不託跡由徑謝絶偃室世豈無人哉此公新祠覺世之意也豫章於道雖自天性然在宋信州有鵞湖南康有鹿洞吉州有白鷺青原皆自周程朱王四夫子倡之今茲祠以公倡明於上壇坫相望居然東南鄒魯世公之澤宮亭匡阜掩映無極矣它日火傳無盡孰非公之賜哉公名佐字闕號大蒙萬歴癸未進士浙江鄞縣人

奉政大夫吏部文選郎中雲浦孟公墓碑

夫學已以內事修之身其德乃貞修之家與鄉其德乃信修之天下其德乃大故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不見之行不足以為成德而世以二三之見譎詭敗行塗飾人耳目不可以欺三尺豎兒矧曰天下後世葢余自癸未入朝心素嚴師者吾師朱鑒塘先生友則王聊城洪陽外所稱二孟先生張宮諭賦二孟行者是已孟先生從平人業誌其墓而雲浦先生下世久遠在

中州東粤亡由常竊自恨表弟王鉉令新安拜而屬曰此我友也真儒也護其圖書賜其後裔是念未幾而先生弟以墓表見屬此予志也先生諱化鯉字叔龍先世閩中邵陽人洪武間移新安遂占籍高祖真曾祖聰祖倫世有隱行倫生秋號雙臺隱行具盛太史誌中贈南京户部主事母衛氏封太安人夢日如斗以嘉靖乙巳閏正月廿四日生先生於儒學東長而修偉美鬚望而知為有道人也自幼即知虛心下問諸長者曰此誰家

子必成大儒十七補邑弟子員念人生如漚露波波一生不可為人西川尤先生力行古道逹就學馬讀擬學小記曰濂洛真傳具見今日遂歸而與里人敦行不怠諸督學不但奇其文冠中州即行亦以為濂洛衣鉢應貢第一人廷試第二人入太學同郭司馬青螺孟尚寶我疆黄宫詹慎軒莫逆最後仕而與我疆聯軫尤密庚辰成進士辛巳授南京户部主事管銀庫出椎河西務公痛革夙弊殆盡付稅銀縣收支目不覩一錢惟與士民

講聖諭六語中藉發明正學行之日士民肖像祀江干過容題祠曰司農榷稅潞河邊絶勝山陰取一錢共說槖中金百鎰何如生像祀千年丙戌奉命賑河北散賑有方全活數百萬人猶加意於善人即布衣委巷知學者必致禮焉將還朝改考功主事丁衛夫人憂起補稽勲員外郎歷文選郎中公念以人報國本自素志乗可致而復走私門所學謂何孤立行一意所推轂必海内共以為賢者所擯斥必走權門屢為闗說者中涓輒請輒

尼䟽起都給事張棟上業令票旨政府封還陰陽其詞於上前上遂以忤旨調外任時正當大選先生星夜治文書完跨蹇驢歸兩都文章不平先生意氣自如諸方而郡邑投一剌不可得津途問選君何往而先生已遁去矣歸而舊弟子俟於黄河續舊盟者數百人歌聲洋洋聲振林木盛矣初先生謁西川歸而大倡會西川曰聖學盛行於西矣乃先生謝銓事睞昔益宏以昌豈天欲以斯文柄付先生而不欲先生盡施之行事耶新建

之學北地諸君子多疑而不信篤信不惑西川與荏平

迨先生而三然諸君子故不能不疑新建之言而不能

不信先生之人其事雙臺公衛安人聚順無違兩尊人

謝世公以不得視含殮為恨朔望必摶顙二弟曰彼代

吾送終視二弟即吾親也里遭荒歉啓雙臺公發廩濟

人貧不能償者折券棄責里中人以為嚴師以為慈父合

家鄉國而徵諸行者如此蓋隱顯一致矣或以先生未

得大行為憾不知國之大事理財用人其巨者先生初

試民部大挽貪墨之末流再試銓曹欲開拔茅之廣路亦足行矣不盡行者天也時予與先生同舍兩人各有肝膽咸被逐去既而趙高邑顧無錫鄒雲夢王淄川亦皆不竟其志予黨不能事人故不能用人惟不能隨時故不能有裨於時然使時知銓曹自有正路吾道自有正法能屈吾黨一時者官不可奪吾黨千秋者志則所被一時者小之乎云爾史臣至此宜何如嘆息焉嗟乎二程先生當宋盛時皆位不稱德今炳炳日星為萬世師

先生何必以位顯伊洛淵源千古如生可也兩臺薦公名續伊洛後而以專祠祀先生允宜先生没萬歷廿五年正月享年五十三配龔氏封安人男一誠邑諸生娶董氏女二一適梁允濟一適王親賢皆諸生十月十三日瘞於邑東函谷之北原銘曰

真主更絃　時際一清　藹藹吉士　言司銓衡

吉士宅心　媚於天子　孤介狷潔　恥為權使

尼於要人　弁棄其身　日漸月累　山谷沉淪

皎皎我公　吾道冠冕　退則循循　進則蹇蹇
世事日非　言賦歸來　惟二三子　藉公以裁
一个振鐸　萬夫齊遌　河洛之間　藉公振響
偉矣我公　克紹二程　公其步趨　吾道丕明
不落階級　不墮見解　獨握其要　先立其大
流風餘韻　百世之師　天未喪道　斯文在茲

顧學集卷五下